# 周忠毅公奏議

# 周忠毅公奏議卷之二

楚後學熊開元較
男　廷祚訂

歷陳陰象首劾逆璫魏進忠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為目擊時事之非謹列四端以獻仰祈
採納以迓天眷事臣聞天地之和氣必先聚于朝
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祥天地之沴氣亦必
先聚于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異近者入

春以來連月暵旱草木爲枯伏遇
皇上側身憂惕甘雨忽零人皆謂
聖德格天有禱卽應顧臣未敢言賀而言憂者竊見
未雨之前先降大雹一時蔬麥半見殘落臣隨
考天占盛陽雨水陰氣脇之則轉而爲雹雹者
陰象也陰爲臣下爲小人爲夷狄陰之勝陽爲
臣侵君下凌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窺中國昔魯
僖昭之際冬春雨雹解者尚以爲陰脇陽臣逼
君之象漢季春夏連見霜雹襄楷抗疏而諫

本朝天順弘治元年或四月雨雹或五月雨雹其
時皆惕勵修省遣官祭告矧今當　文訂川
默告變之時乃于盛夏陽長之日大雹忽作推
之人事豈爲無因臣且未暇遠指姑以近事推
測聊將大臣小臣內臣外臣條爲四端凡此皆
朝廷陰氣之所聚也伏乞
皇上俯賜覩覽立與消除庶根本一端即元氣俱爲
協應內籞一袪即外憂漸見敉寧扶陽遏陰實
關天道臣即冒恩戇之嫌有不惜矣一日大臣

名節宜重臣惟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大臣公則小臣自不敢以私見大臣正則小臣自不敢以私干大臣剛決自任則小臣自不敢優游取適大臣高尚自矢則小臣自不敢耽戀求容乃今所謂大臣者位極宰輔而忠赤徒懸寵列公孤而委蛇這衆至于一席之地彈抨四集而恬然入直曾無恥心豈唾面自乾之義可長借以護身而笑啼不敢之狀可翻留以謝與夫人臣委身用世止有此氣此氣一折萬事俱靡乃以詬

辱之餘自甘頹耗即此行徑豈復能俯仰昂首
再談天下之事又何顏長呵迂步領袖百僚之
前此唫象之在綸閣者法宜扶之以名節者也
一日小臣忠告宜寬臣惟
國家廣設諸臣有官守者課之官守有言責者課
之言責苟有寸衷可効豈難觸忌取嫌而近者
諫草甫投譴呵隨下數日之內屢遭摧折在
明旨豈不持之有故而側聞外論皆謂叅劾輔臣之
故

皇上先有成心而後因事而發倘使其中機括果如
所揣是
皇上之震疊適爲左右之機鋒
皇上之威靈適成左右之袒護上之厭薄愈堅則下
之猜度轉盛將使一言一政皆堪假竊以行而
一喜一嗔盡可蔽揚而出
朝端之上壅蔽將成聲影之通毒流何已此陰象
之在言路者法宜開之以忠告者也一日內臣
窺伺宜防

祖宗朝內臣干預之禁勤在成憲後漸疎防釀成二

正茲幸

皇上英明天挺自當獨斷獨行而近見

朝廷處分一二章奏外庭嘖嘖咸謂奥窔之中莫可

測識

諭旨之下有物憑焉臣即未敢盡信而千人所指如

魏進忠者目既不解一丁心復不諳大義竭其

志慮有何遠謀

皇上試思細牖之暇此輩趨蹌其能適

皇上以
祖宗之法進
皇上以講習之勤動
皇上以憂危之苦規
皇上以是非之實乎度必不能則耳目嚬笑之暱漸與相親
宮庭禮法之事漸覺相苦一切用人行政墮于其說必且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縱使

崙勿之內原無成心如近者衡文之
特簡司空之用陪尚煩幾許之卜度必至積久而後
知朧若更有他事復如斯類將使內庭之成見
與外庭之公論互相水火而內庭之借端與外
庭之投合復互相雷同甚而巧立虛名上無顧
忌離間之漸起于蠅營讒搆之端生于長舌其
爲隱禍豈不堪憂此陰象之在
中禁者法宜振之以嚴明者也一日外臣傷蕘宜
化我

皇上御極之初日照月臨人各有心誰敢不効乃近者河西再陷罪案甚明兩祖之分既息一綱之棄何爲乃至黃髮老臣更欲尋端于理外勾夷大獄再思羅織于爰書大僚既搆此爲新題而宵人遂襍附以譖語噴血之口任旁唾而不悛而吠虎之聲愈顛迷而難解眼觀斯輩正復可憐不思古人意見何嘗不左議論時亦相爭司馬光曾論韓琦不聞幸災任禍之敗宋郊曾論范仲淹不聞窮追元昊之書今不學兩君子之

公虛而欲效賈豎子之攻訐將使千載而下復
驚心于樂羊之謗書再灑涕于李晟之伐竹鬼
神可畏青史難磨此陰象之在士紳者法宜消
之以融化者也夫此四者遲在人事何必遠徵
之天而臣觀從古天人相感實有斯理誠使
皇上明示臣語即與剖判應去者去應留者留應肅
清者肅清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之上所重在風軌則所輕在浮榮所重在忠規
則所輕在僉佞所重在賢士大夫則所輕在左

在近習所重在光明正大則所輕在曖昧幽深
從此陰氣一掃卽陽氣頓升凡臣所言皆陰陽
消長一大氣運也毋論
聖德感通自當力爲旋轉卽懈臣道在燮理諸臣職
在交修可謂臣言無與天道而僅僅以膚寸之
澤便足了修省實事乎昔申豐對季武子曰聖
人在上則無雹雖有不爲災
太祖高皇帝嘗勑侍臣曰朕在位來常勤惕自克待
旦而朝夜臥不安席每披衣起觀乾象見一星

失次即中爲憂惕因圖政事當行者次第條記之追明立見施行又嘗得雷務

命內官捧以前御朝置案上得顧視時儆焉今日之異此亦

聖人警心惕慮之一助而法

祖敬天之一會也故臣于羣陰方盛釁蘖漸生之日敢以此進惟

皇上默體天意仰遵

聖祖下察狂愚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具題三月初二日奉

聖旨修省當條行實政這本多以攻訐沽直所奏漏

洩

皇祖勅警等事知道了該部知道

請斥逆璫魏進忠并郭鞏交通設陷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為巨璫巧借克錚芟除善類謹直請勅斥以肅

宮禁以絕禍本事臣聞見邪不擊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故雖一介之士刳肝露膽死亡之誅有所不避矧臣位列交戟身沐

聖恩目見衣冠之禍蔓衍將成狐鼠之奸憑依難破而臣猶顧瞻七尺隱忍不言俟其布置既深毒形盡見而後起而爭之即殺一身亦何益于事

哉日三之論科臣郭鞏也微言簡語為提醒其

良心竟喻曲曉為衆解其寃縛甫奉

明旨不得牽纏意鞏且悔悟自新殺機且息而不意

鞏又復起而囂爭矣然鞏亦何恃而誕慢無禮

一至于此臣請因鞏而直抉鞏之根株敢冒死

為

皇上一陳焉夫內臣魏進忠者固今

輦轂之下所為望而震焉者也處進忠之威勢可

以咳唾而成風雲計進忠之財力可以呼吸而

驅神鬼極進忠之線索可以使愛者升天怒者

墜淵而臣義激于中曾于去歲指名而彈劾之

臣于時已不知死所矣幸蒙

聖恩薄示詰責未快其願閒于

文華殿上撤講之後進忠狺狺恨臣摘臣疏中千

人所指一丁不識兩語嘵嘵詬辯至怒激之聲

直達

宸聽時方持科臣章允儒疏不下輒臣向高婉愉曲

譬情詞懇惻進忠怒始稍解而允儒亦得幸免

此事在
朝諸臣無不相傳憂臣者謂臣後必有無端中傷
臣時即欲乞告自全而以時方多事遂爾中停
然而進忠之心固無一日而忘臣也特臣嘗官
鄒元標等疏請
召還言事諸臣遂沐
聖恩傳爲美事諸臣既荷
賜環鄙用方始乃獨有輩者不特在京專與內閣相
暱進忠以爲中傷臣者含聲無可假竊于是乘

葉之人遂日走人亟問亟餽于其門喉以傾臣
並傾諸與巳者而葉乃密受指使造爲新幽大
幽之說把持察典編輯諸臣數十餘人彙爲一
冊復鬭于交單數日後造爲匿名文書羅織五
十餘人投之路旁于省則以劉弘化爲首次及
十周朝瑞熊德陽及現在諸科臣等而欲一網
盡之于臺則以方震孺爲首次及于江秉謙及
現在諸臺臣等而欲一網盡之而臣則其網中
之一人也旣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而更欲

獨中臣以快進忠之私葢輩之欲借察陷人者
時時驕語于人且嘗以諸臣姓名粘之壁上有
如立黨錮之碑者使果如輩把持設陷之意則
凡諸正人之羅織于輩者俱當在被螫之列又
奚獨臣一人也是察典非
朝廷之察典乃郭鞏之察典魏進忠之察典匿名文
書之察典也是使天下但知有郭鞏不知有家
臣不知有憲臣不知有考功之法且不知有
皇上之威福也今惟直道尚在正氣尚伸一人私造

之冊終不能涵六垣十三道公送之冊故極進
忠一載之謀與輩等數月入幕之筭終莫掩于
公論而輩始計拙心勞懊悵莫及宜今日之刺
骨恨臣借事排臣輒誣以熊廷弼爲一夥也獨
輩之辯疏若忘巳之術進忠者而以左右私惠
誆牽合于
召還之典不知臣之疏語正謂
賜環出自
君恩不當如輩之厚人賤行且臣方恨輩等過絶

賜環之路甘爲名教棄人以爲鞏一罪狀而鞏反謬

爲不解嘵嘵致辯若欲借他人以自遮而激

聖怒以相中凡鞏之混扯亂纏大都類此乃復有膽

顫心虛肯認而闌入者是何進忠門多族類而

郭鞏之外又一郭鞏也至鞏謂臣言及王安笑

臣有何瓜葛鞏而不言王安則已鞏而言及于

安則

皇上亦知安之所以死乎安之死也身首異處肉飽

烏鳶骨投黃犬此亦古今莫有之慘毒也安于

存日事雖已甚而被此慘毒無不憐之聲即心
厭進忠何至背公滅理至今尚有餘嘖至牽連
劉一燝周嘉謨楊漣毛士龍等盡指以善逆王
安此其媚進忠等不太過而其視人世寧復有
廉恥觀此身寧復有心肝郭鞏既申論及此臣
請
皇上即為窮究王安之死果出何人陷害則進忠于
此便為一大罪案鞏之媚進忠便為一大證據
臣即力擊鞏與進忠以存天下公道臣亦不為

過也臣觀

先朝汪直劉瑾其人雖皆梟獍然幸言路清明臣

僚隔絕故不久敗露今乃有輩者結連膠合取

旨如寄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而言官之聲勢

反假中涓而重數月以來一斥熊德陽江秉謙

一斥侯震暘一斥王紀一斥滿朝薦一去鄒元

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鄭鄤近且欲尼孫慎行

盛以弘而棄之摘爪抱蔓正人重足此等機關

舉朝之人無不知且痛恨第各愛惜一死無有

敢明言犯其鋒者而輩且横行愈甚奸謀愈深

臣若尚顧微軀不爲點破將内有進忠爲之指

揮旁有客氏爲之操縱中有劉朝等爲之典兵

賣威而下復有輩等從而蟻附蝿集内外交通

驅除善類而天下事尚忍言哉臣今誓捐此生

爲

皇上明言之伏乞

皇上即將魏進忠立賜斥仍問郭鞏何故以言官

交結近侍何故以一人私撓察典勒令回話坐

以應得罪名仍將臣
賜罷以謝進忠及輦轂內外肅清大禍可消臣言及
此身且不惜何有一官使臣捐一身而
朝綱復清縉紳免禍臣即伏誅鼎鑊猶如大海之
損一漚使臣戀一官而
國妖莫剪國賊莫擊臣即游翔仕途僅足以備鵷
班之一點臣志決矣青山一片可以長往寧能
與吮癰舐痔之鄙輩都同立于
朝哉惟願

皇上大奮乾綱

立斷施行臣干冒

天嚴可勝隕越戰懼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具題三月初一日奉

聖旨言官互相攻訐𫏋辯求勝何得無端牽引章允

儒閣揭申救满遅奏請有何曲解考察公典部院

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官并推點閣臣

悉朕親裁何人阨逐本内所言交結陷害等事有

何實據憑何見聞着周宗建從實回將話來該部

知道

再申魏進忠郭鞏交通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奏為奏

旨回話事臣以愚昧冒死觸忌不揣涓埃之誠以至

安干

天聽伏蒙

聖旨言官互相攻訐騁辯求勝何得無端牽引章允

儒閣揭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公典部院

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官并推點閣臣

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着周宗建從實回將話來欽此

臣仰覩

明威敢不惶悚第臣之疏語絕非駕空臣緣感憤時事久欲一盡其愚自愧孱羸每懷退沮今因郭鞏之疏不覺披其積愫若騁辯求勝有乖和氣雅非臣所自盟至臣疏中諸事若章允儒之竟有實蹤閣請臣非敢謂有他也第聞是日于

文華殿上內臣魏進忠嚣然訴辯臣前疏中一丁

不識之語時尤儒疏方未下詔輔在旁實有覺

解釋非仰頌

聖明之言今

講筵諸臣現在可問初非臣敢撰為此說以飾聽

也內計六年一舉典事重大即我

皇上不自主而委之冢臣憲臣即冢臣憲臣亦不得

自主而參之考功吏科河南道即考功吏科河

南道亦不得自主而咨之四司六科十三道之

衆此正

明亮所云多官主持者悉歸華乃以一人而舉數
十人爲一冊欲擬賞事者以處分此冊現在可
據此其爲私撓明明有據非臣敢臆說至于降
處尤放各官難出
皇上親裁而華于熊德陽江秉謙等則欲遏其
賜環于鄒元標馮從吾等則皆詆以盜藪此皆華有
疏可證亦非臣敢臆說也至華指劉一燝爲逆
族而王紀初不忍織成華詆講學爲無用而文
震孟等曾爲申救即華之疏可窺華之心其深

恨紀等亦非臣敢臆說也至于孫愼行之耿介
盛以弘之清端無人不知其當相而
皇上不及點用外廷之人實有煩言卽輔臣亦曾爲
申請亦非臣敢臆說也至所言交結設陷諸語
臣既揣合之人情復徵驗之事理計今進忠方
極尊寵指揮如意而指名糾劾者獨臣一人今
輩既織成數十人爲一冊復聞有揑爲匿名文
書出之一人袖中者羅列多人仍欲借以中臣
以快進忠報復之心此事情之可信者一也輩

時嘗在外倡云進忠欲勸

皇上做幾件好事此語人多聞之夫輩以言官何以

得聞此說而乃擅自賣弄口口進忠不置此又

聽聞之可據者一也至輩與內閣相廳尤非無

證當辛酉閏二月中輩巡視工程時監督主事

沈棨力去陋規可省銀萬輩反左袒內璫首言

今日事切不可言節省且語同事趙贊化云此

是

朝廷銀子不是你家銀子何苦力爭至給事中熊德

陽出疏相譏而粲亦欲掛冠求去夫巡視者不
能自循職掌而反恨監督者之精明復恨持論
者之相助至與內監引眷稱兄相視莫逆人言
嘖嘖諸臣皆有揭發抄此又其事之可據者二
也而況有王安一案輩獨特掛口嘵積嗔不已
似欲甚其罪而重其惡以此爲下石者解釋之
地此又其事之可據者一也大此諸可據者盡
在輩身臣即欲不信輩之交丁進忠不可得也
夫臣非過入進忠也

皇上未必盡信進忠而進忠則借

皇上以市重即進忠未必盡信鞏等而鞏等則借進

忠以竊權臣即欲不信鞏之附託進忠亦不可

得也若其家人來往臣時得之風聞如必欲臣

手執其人而後爲有據則是欲臣爲緝捕之事

臣言官也但有所聞而有益于

朝綱有裨于

君父則陳之惟恐不急又豈能一一踪跡其人在手

而後入

告耶臣一介微軀荷託
聖恩致身大義講之有素旣冒昧而有言敢因懼而
遂默伏乞
皇上俯諒臣愚
雨露雷霆惟
天所賜臣不勝戰懼惶恐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具題三月初二日奉
聖旨周宗建奉旨回話自當明白確奏乃尚牽連揣
度護于風聞好生恣臆沽直姑從輕罰俸二個月

該部知道

首劾客氏疏

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

朝廷之信義難輕

宮禁之舉動難褻仰乞

聖明急割小恩以昭大斷以愼大防事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所以謹其始也而干左右近習爲尤甚履霜堅氷漸不可長所以謹其細也而干內外防維爲尤甚我

皇上御極以來早朝晏罷廣採博收無事不善即近
者于魏進忠之盈叙既收
成命于客氏之出復不逾時一時臣子無不歡喜踊
躍羣舞而頌我
皇上英睿之性終始不渝信義之昭四時不易從此
近習無不肅清乃昨忽聞
皇上復有宣召之命仍令客氏進宮諸臣得之爭相
疑訝豈我
皇上眞眷眷于乳哺之恩而不忍一決哉臣于客氏

之侍
皇上誠不知其何奘第即
皇上近日宜示之言及外庭所以揣度客氏之行計
不過以推燥居濕之勤告勞苦于
皇上之前而已計不過以婉孌煦愉之態効慇懃于
皇上之側而已計不過以巧伺顰笑之智善將迎于
左右以嬉諧語諛之習工媚悅于燕閒而已夫
此數者微勞薄行有何足恃客氏而得以此蒙
優邺于清禁飾錦綺于周身

賜重土田名班一品所被亦既奢矣乃猶欲久圖內

侍戀戀不舍客氏之意欲何爲乎臣聞小忠者

大忠之賊也小信者大信之殘也彀參進者蘂

不之所不能嘗也便嬖習者忠讜之所不易入

也以我

皇上天俔初諳前星將朗

三宮之內叶吉承歡而乃使有客氏者私恩小謹

日進于前令色甘言日陳于近將恐心移于燕

暱者或反覺淑愼之疎念動于細言者或易開

訛搆之釁即使
聖明天挺究竟終無此事而顧此倖萌曲竇豈四郊
多難之日所當親近習細娛豈弓劍初藏之後
所當近婦言女謁豈聽受經史之時所宜分玩
愒優游豈獨總萬幾之朝所宜及
皇上誠瞿然省念惕然猛思則凡客氏之所以取憐
固寵者方將厭且棄之不暇而何乃日習日親
至褻
清禁之嚴爲保母報勞之地哉且

皇上于客氏旣已涓吉治行大小臣工共聞且見細

民巷語亦各歡呼乃出不逾宿而

寵命復臨兩日之間乍出乍入人且謂

天子成言有同兒戲

法宮禁地僅類民家無論

聖明之舉動有乖亦恐內外之防閑甚褻今旣無以

信衆後將何以令人所關

聖政豈復渺小即

皇上今日或謂堦前寸土不足爲意婦人女子束縛

何難不知此此輩無知一叨恩格便思逾涯從此而後狎暱忘紀漸成驕恣人之多言有所不至必謂

皇上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重剖小恩遂忘其私昵之議釁孽漸起寵競月繁

皇上于此時而始悔今日之優柔恩始事之不斷雖欲追挽亦將何及臣誠慮此能復顧此輩之私嗔而不一告之我

皇上哉昔漢楊震于靈帝初年爭謝王聖之弄權左

雄于安帝初年極諫朱娥之專寵齊世祖天唐初年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大亂其國凡此三君召尤致咎皆繇保姉主既無終彼亦自禍原其事始皆謂無傷迨乎末流遂成兩敗迴思恩寵反作禍胎往轍若斯千古痛息伏乞
皇上深鑒積漸之難開重念禁防之宜慎
內庭儼肅非可借以濫庇私人
主德剛强必不安于私加小輩仍將客氏一依成命仍

賜出外則所裁于一時者似彰大斷而所傷全其終

始者實見深恩所謹于案既二人者似小而所

昭示于天下臣民者甚大臣則敢不避斧鉞謹

吐其愚惟願

皇上益持明斷立

勅施行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九月二十日具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

請斥大璫劉朝典兵行邊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為內臣非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謹據風

聞直陳利害以遏奸萌事臣嘗考

國家典制各有所司罔敢輕亂況乎軍旅重寄內

則有閣部主持外則有撫鎮專轄下則有臺省

部僚可以從中効用從未有以內臣而輒與戎

政且以邊關大事機密重情而敢以貂璫小輩

闌入其中以自託于

天子之親臣者乃日聞外庭相傳欲遣太監劉朝分
率内操諸璫巡視檢關犒勞諸軍若有似于古
之採訪使者臣聞之未敢深信使果有此事倘
其僕馬戒途而後爲規正不將爲既往之諫乎
用敢不避斧鉞略吐其愚夫
皇上重念關門鞏焉東顧皇皇焉爲　事慮也此
誠
皇上神謨獨照遠出諸臣謀國之上者也然使
皇上果留心于邊計則當日召諸大臣面與商確閒

其將士若何整頓兵食若何料理令其日進一
籌時與行邊樞輔互相參決邊圉大略不越此
矣而乃議遣內臣使之巡閱此爲何意也哉是
必左右近習有倡爲綺言以惑
聖聽者謂外臣奏對欠眞不若近臣目擊可信以此
歆動
聖意欲以佩刀擐甲自責勤勞衣蟒圍玉炫燿都市
此其自爲計誠得矣寧無褻
國體而傷

皇上之威靈哉臣請先言其不可之狀

皇上既重遣樞輔暫扼重關一切事宜屢有條奏其

言詳盡無不指掌乃復遣一中使寄之耳目若

視重臣尚有未精之畫此其不可一也

皇上誠念將士勞苦有所犒恤一介信使豈無可擇

何至命及中涓若視外庭一無可遣之臣此其

不可二也即使

皇上欲得關前形勢而覩之則令輔臣承宗撫臣嗚

泰圖上險凹列爲御屏豈不可據何必待一中

使之言始為足信此其不可三也然此猶論其大體也臣請并言其害中使一出騎從必繁侈飾軍容喧譁道路張皇大衆有駭觀聽一害也關門尺地食物單殘諸璫襍沓囂詬易起二害也輔臣當關體絕百僚中人貴倨輕與抗衡體統易褻三害也中禁之人不習世務耳目所及輕信易疑掇拾邪言恐滋虛僞四害也中涓之性喜諛惡直巧獵頌聲希圖紀敘起材官徼倖之心來兵伍粉飾之想五害也近侍專兵立威

賣重自明得意賞或虛增罰且過當人心失平
有孤衆望六害也關門將吏功名念熱鑽穴情
深謬結交知潛通線索七害也從行既衆弊孔
易開財利相親壑涎必起徒滋損耗有傷實惠
八害也自京抵關道里八百經行驛站勒索多
端疲累窮民驚殘雖大九害也有此九害顯在
目前別有禍胎尤爲可慮凡諸中涓恣傲之行
習與性成一預兵端如虎傅翼彼既自恃有威
兼之與外相習或謬採夷虜之虛信或妄陳經

緯之邪言自託方略因而市寵漸乃謀爲監督之官漸乃謀爲巡採之使漸乃謀執大柄漸乃挠亂主權以中人而參决疆埸之事以腐豎而品隲文武之才邊衅緣此而生軍政從此而壞人心繇此而灰此之大害有係

宗社念及于斯毛髮欲竦安得謂今此一行僅同常

進止聽其進退任意[illegible]一步之[illegible]

舉乎哉昔

太祖高皇帝曰內臣無得干預政事預者斬而政事

之大孰有過于軍旅者今乃欲破壞
祖宗之法剏開弄兵之端自此以往何事不可倒持
何言不可憑縞紊綱亂紀芽孽叢生此臣所爲
大懼而不可不言不得不言者也昔漢中常侍
侯覽輩妄干朝柄恣行威福毒流縉紳遂有清
流白馬之禍唐天寶末魚朝恩玩弄國政妄自
專兵釀成安史之亂宋有童貫頻年用兵自號
太師出入專恣遂來夷虜我
朝土木之事禍繇王振正德之季亂起逆瑾此皆

巳事彰彰較著若不禁防此實須行遏絕恐此

弊無知習爲故事釁亂之作其來非小我

皇上聖齡日壯聖德日明一切軍國機宜正須面與

大臣親自裁決即有小誤不妨臣下互相規正

又何用此趨蹌小豎而與之商略

國家大事哉臣既得傳聞不敢不以直陳伏乞

皇上鑒臣愚忠即將此行

賜罷毋令宵小得借軍前生端起事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具題[illegible]日奉

聖旨

糾司禮監王體乾疏

福建道監察御史臣周宗建謹

題爲懇臣循

祖制以盡職內監駕妄說以撓公謹據實糾正以伸

國體事臣惟

朝廷設官各有職掌臣盡臣職謂之忠君臣昧臣職

謂之負國臣少而服膺斯語五年邑令頗極清

釐近以愚闇荷蒙

皇上欽遣查刷光祿寺錢糧臣思查刷之義兼論

世宗肅皇帝設差明旨正謂本寺經費交涉中消頭緒甚繁支取易冐故歲遣臺官一員稽查而例去之嘗查萬厯初年歲費止七八萬金即在中年多亦不過十三四萬以至數年之內寺帑積餘多至百餘萬兩

皇祖取爲給邊佐國之用此皆鑿鑿可攷今臣旣任此差正臣稟仰成規俯盡職掌之日也臣自涖任每搜考故牒竊見其中混淆龎襍因稍爲分別先于去歲奏繳揭內畧整次第隨復累次遞

查多所駁正約自數月以來汰革冐破歲計不啻二萬餘金此皆實有銀數可抵正供非若往昔僅扣時估虛數以存節省之名者也昨閱邸報見司禮監太監王體乾一疏無端牽扯

郊廟亨用至集臣兩三月間行查四項以爲飛檄旁午且稱引其坐家官侯元李忠趙進成王登進等謂臣誤聽書役以爲此輩需勒不遂之故以此揑駕似巧實拙臣請得而糾正之夫臣職在查刷每月奏繳間有清查此亦常事數句三票

何爲旁午臣查會典開載自五月以迄八月內外各員例不給酒臣遵會典而行此于郊廟等用有何干涉又臣攷本寺錢糧大都改折上而
御膳后妃下而各宮嬪御大而閣輔卿貳小而部寺曹郎內而司禮侍從外而局匠官儒一切供辦率從折色以取清淨獨有數項目行本色使行戶借此以飾苦而寺祭不免于浮支故欲照例改折曾于前月疏內具題不過節浮價之費而省旁役之侵且知造作局匠烏有子虛率係冒

破雖有本色之名未嘗不就行戶私折故臣爲此直捷簡便之法此于各員初無不利獨寺臣各役則皆苦以爲去其侵沒之竇者也即臣衙門書役亦共苦以爲絕其游移之路者也累朝
祖宗軫念民艱本寺錢糧先經寺卿屢請改折具有成規今臣按規而請豈爲輕改臣方以此掃空胥役之弊豈得反云誤聽下人之言即菽豆一項雖多虛冒然臣亦僅批寺廳量裁鋪墊以甦行戶何嘗遂議申革若

聖濟殿朔望供養一項實多重支誌亦不載臣郎
一查以核緣繇何得遽爲多事至其稱引誌書
尤爲可訝夫誌書成于舊寺卿徐必達雖多詳
析聞其交代之際間委署官未及盡核萬曆初
年收簿且未及會同查刷臺臣間有參差不合
奏揭且體乾果信寺誌則供養一項重冒疊支
爲誌中所不載者又何不引誌自安而于文寺
廳反謂誌中遺漏也此皆其說之不可解者也
至于襍碎一給每歲費有千餘原係私給向來

不敢問之
皇上故不載臣奏揭近臣欲奏繳盡如實數始知舊
有此項臣即行查駁正乃臣職掌當然今倘一
問及而該監輒嘵嘵起而爭焉則是
朝廷之上但知有內監不知有外庭但知有濫觴不
知有
祖制臣無所用查刷即
國家亦無所用臣等不識數年之後
禁庭之喜事日多

宮府之辦額日廣此輩之貪饕日奢寺帑蕭然又將何項錢糧借爲支應此又臣之不能爲該監解者也然臣因是而竊歎今天下事之難爲也

皇上方日憂無餉日詰諸臣治餉年來自加派而外議搜括議事例議抽典舖一切苟且之政無所不爲且至各官捐俸以佐涓埃此亦可謂纖屑之極矣而

國家皆不惜爲之乃冒濫所在剛有清釐可省鉅萬者一涉内監堅持不破幾視外臣爲仇而懟

臣恨之不知此輩日食

君祿日享富貴即光祿一項歲額二十四萬其供

皇上之玉食者每月不過千金

中宮之膳每月不過三百餘金以次遞減膳費儘

少獨內監食卓一賞銀至三萬餘兩米至一萬

餘石此外虐冒不可紀極此其取于

國家者何奢而銖兩偶涉輒起相爭又何其用心

之不同一至此耶嗟乎世事至此幾都付之無

可奈何而臣之愚闇乃當此刀俎方脫之餘復

欲起而率成規以循職掌臣之愚眞可謂下愚矣第使人皆習爲智臣而不爲愚臣恐非所以訓天下而明職守也伏乞

皇上勑諭王體乾各圖盡心毋得阻撓臣差仍乞懲戢侯元李忠趙進成王登進等毋更憑依狐鼠搆挑生事自干違制之律其尚冠執事等酒飯或令仍支本色此外匠作虛名合請仍照改折至于停酒之令具在會典臣不敢不爲奉行礫碎之給不載奏揭臣不敢不行裁減臣職掌所

闕

國體所係特爲駁正如謂臣言無當即臣差便可

不敢若此差一日難裁則臣當一日盡職不敢

避權倖而貽素餐之誚也臣干冒

宸嚴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七月初一日具題初四日奉

聖旨該寺錢糧節省已多這所奏皆係

祖制着照舊遵行不必爭執該衙門知道

再申魏進忠郭鞏交通設陷揭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揭職連疏糾郭金

谿掌科之横至直抉其媚竈情狀長安士論無

不人人痛快謂此綱一破從此内外之交漸知

顧忌

君父當有自主之威靈閣部當無潛移之隱慮是非

邪正當復還公論用舍予奪當復在

朝廷天下士大夫仍得伸眉吐氣事我

皇上于天淸日朗之下而一二黨閹小人亦得屏息

遐竄不敢再挾城狐社鼠之威而肆其畏冢之
毒爾時職已不復知有頂踵矣旣而
嚴旨震疊伏鑕何辭懷忠者無不憂職以不測而金
谿之黨猶暗暗下石害職不遂尤欲中職以杖
而後快職復義不反顧回語一疏據實直陳語
甚詳核不自意反荷
聖恩薄譴其懲以此知
況舜在上照臨無私而金谿等平時所交結以恐喝
入者其伎倆至此始敗頃見金谿疏辯至力請

斬職以報效恩璫語雖兇潑而畢竟心怯于交通之實罪膽寒于衆正之合糾謬啞佯聾頗知畏懼即此便是

朝端一好消息職向日疏中所云拚一身以解衆網者殆非妄也試問金谿先時對人揚言擬于計事後必論某給事某清卿某御史某部寺斷不放過者今何亦蟬寂而不再叫乎九鼎鑄而魑魅消然犀燭而妖形見小疏一出而行邊之狡計遂空景因之鬭謀俱敗即謂職從刀山劍

林中提出一郭金谿可矣乃金谿所自辯者尤
堪絕倒更欲職指人指地指物以實之反不欲
職終存厚道以少留其說抑何不自愛之甚也
嗟嗟梧垣累疏尚乞靈于挺刀而內豎通書反
欲禁其假手且權璫之家僕即是權璫之分身
問餽之頻仍無非黃白之錯落暮夜屬垣金谿
安得一一彌縫之而欲風聞不到于職何可得
耶至于大工一事人實抗疏以鋤奸奬而反云
昏瞶庸流巳既倡言不宜節省而反云省數十

謂此等語言實所難解乃猶自名善類駕口卿
正不知從古至今幾曾有托足闕門之正人幾
曾有下氣怡色交歡婦寺之善類又不知長安
一片地上自金谿一二輩外誰復肯捨其名節
甘與刑餘爲族而至煩金谿有同類憂也嗟嗟
金谿不記往昔錢夢皐等巧逢奸相之惡尚且
貽臭到今乃金谿至舐权人之癰以逢其惡則
醜態更在夢皐諸人下舉朝覷破正未知其汙
從何處出耳職請爲金谿下一轉語方今

宮禁隱憂無如劉朝典兵一事金谿能從今日草一數千言疏直爲參破以消異日大禍則職當九拜金谿且爲同朝力辯金谿交結之誣若猶未也縱有舌長三尺終不能洗此交通一段公案矣至其疏中牽纏察事無非爲諸邪開翻案之門而受人喉使以掩求寬亓趙之罪狀耳而反謂職介介也哉職今日之身得免杖免斥皆

皇上所賜之身也此身一日在

朝誓欲一日盡言擊賊孱羸之軀業拚出以報我

皇上一任閹黨暗地安排職萬有所不惟也姑先一

揭以明之謹揭

天啓三年三月十五日發抄